

SHIJIE WENXUE MINGZHU

世界文学名著

死魂灵

果戈里（俄）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

死魂灵

著 果戈里（俄）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王军鹏主编. -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4.1

ISBN 7 - 80606 - 498 - 2

I. 世… II. 王… III. 世界文学 - 名著
IV. I208.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6436 号

世界文学名著·死魂灵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北京市春雷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32 开 9.5 印张 25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 册

ISBN 7 - 80606 - 498 - 2/I·36

定价:18.00 元(共 1 卷)

第一部

第一章

省会 NN 市的一家旅馆的大门口，跑进了一辆讲究的，软垫子的小小的蓬车，这是独身的人们，例如退伍陆军中佐，步兵工等大尉，有着百来个农奴的贵族之类，——一句话，就是大家叫作中流的绅士这一类人所爱坐的车子。车里面坐着一位先生，不很漂亮，却也不难看；不太肥，可也不太瘦，说他老是不行的，然而他又并不怎么年青了。他的到来，旅馆里并没有什么惊奇，也毫不惹起一点怎样的事故；只有站在旅馆对面的酒店门口的两个乡下人，彼此讲了几句话，但也不是说坐客，倒是大抵关于马车的。“你瞧这轮子，”这一个对那一个说。“你看怎样，譬如到莫斯科，这还拉得到么？”——“成的，”那一个说。“到凯山可是保不定了，我想。”——“到凯山怕难。”那一个回答道。谈话这就完结了。当马车停在旅馆前面的时候，还遇见一个青年。他穿着又短又小的白布裤时式的燕尾服，下面露出些坎肩，是用土拉出产的别针连起来的，针头上装饰着青铜的手枪样。这青年在伸手按住他快要被风吹去的小帽时，也向马车看了一眼，于是走掉了。

马车一进了中园，就有侍者，或者是俄国客店里惯叫作伙计的，来迎接这绅士。那是一个活泼的、勤快的家伙，勤快到看不清他究竟是怎样一副嘴脸。他一只手拿着抹布，跳了出来，是高大的少年，身穿一件很长的常礼服，衣领耸得高高的，几乎埋没了脖颈，将头发一摇，就带领着这绅士，走过那全是木造的廊下，到楼

上看上帝所赐的房子去了。——房子是极其普通的一类；因为旅馆先就是极其普通的一类，象外省的市镇上所有的旅馆一样，旅客每天付给两卢布，就能开一间幽静的房间：各处的角落上，都有蟑螂象梅干似的在窥探，通到邻室的门，是用一口衣橱挡起来的，那边住着邻居，是一个静悄悄，少说话，然而出格的爱管闲事的人，关于旅客及其个人的所有每一件事，他都有兴味。这旅馆的正面的外观，就说明着内部：那是细长的楼房，楼下并不刷白，还露着暗红的砖头，这原是先就不很干净的了，经了利害的风雨，可更加黑沉沉了。楼上也象别处一样，刷着黄色。下面是出售马套、绳子和环饼的小店。那最末尾的店，要确切，还不如说是窗上的店罢，是坐着一个卖斯比丁的人，带着一个红铜的茶炊，和一张脸，也红得象他的茶炊一样，如果他没一部乌黑的大胡子，远远望去，是要当作窗口摆着两个茶炊的。

这旅客还在观察自己的房子的时候，他的行李搬进来了。首先是有些磨损了的白皮的箱子，一见就知道他并不是第一次走路。这箱子，是马夫绥里方和跟丁彼得尔希加抬进来的。绥里方生得矮小，身穿短短的皮外套；彼得尔希加是三十来岁的青年人，穿一件分明是主人穿旧了的宽大的常礼服，有着正经而且容易生气的相貌，以及又大又厚的嘴唇和一样的鼻子。箱子之后，搬来的是桦木块子嵌花的桃花心木的小提箱，一对靴楦和蓝纸包着的烤鸡子。事情一完，马夫绥里方到马房里理值马匹去了，跟丁彼得尔希加就去整顿狭小的下房，那是一个昏暗的狗窠，但他却已经拿进他的外套去，也就一同带去了他独有的特别的气味。这气味，还分给着他立刻拖了进去的袋子，那里面是装着侍者修饰用的一切家伙的。他在这房子里靠墙支起一张狭小的三条腿的床来，放上一件好象棉被的东西去，蛋饼似的薄，恐怕也蛋饼似的油；这东西，是他问旅馆主人要了过来的。

用人刚刚整顿好，那主人却跑到旅馆的大厅里去了。大厅的大

概情形，只要出过门的人是谁都知道的：总是油上颜色的墙壁，上面被烟熏得乌黑，下面是给旅客们的背脊磨成的伤疤，尤其是给本地的商人们，因为每逢市集的日子，他们总是六七个人一伙，到这里来喝一定的几杯茶的；照例的烟熏的天花板，照例的挂着许多玻璃珠的乌黑的烛台，侍者活泼的轮着盘子，上面象海边的鸟儿一样，放着许多茶杯，跑过那走破了的地板的蜡布上的时候，它也就发跳，发响；照例是挂满了一壁的油画；一句话，就是无论什么，到处都一样，不同的至多也不过图画里有一幅乳房很大的水妖，读者一定是还没有见过的。和这相象的自然的玩笑，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从什么人，从什么地方弄到我们俄国来的许多历史画上，也可以看见；其中自然也有是我们的阔人和美术爱好者听了引导者的劝诱，从意大利买了回来的东西。这位绅士脱了帽，除下他毛绒的红色的围巾，这大抵是我们的太太们亲手编给她丈夫，还恳切的教给他怎样用法的；现在谁给一个鳏夫来做这事呢，我实在断不定，只有上帝知道罢了，我就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围巾。总而言之，那绅士一除下他的围巾，他就叫午膳。当搬出一切旅馆的照例的食品：放着替旅客留了七八天的花卷儿的白菜汤，还有脑子烩豌豆，青菜香肠，烤鸡子，腌王瓜，以及常备的甜的花卷儿；无论热的或冷的，来一样，就吃一样的时候，他还要使侍者或是伙计来讲种种的废话：这旅馆先前是谁的，现在的东家是谁了，能赚多少钱，东家可是一个大流氓之类，侍者就照例的回答道：“阿呀！那是大流氓呀，老爷！”恰如文明了的欧洲一样，文明的俄国也很有一大批可敬的人们，在旅馆里倘不和侍者说废话，或者拿他开玩笑，是要食不下咽的了。但这客人也并非全是无聊的质问：他又详细的打听了这市上的知事，审判厅长和检事——一句话：凡是大官，他一个也没有漏；打听得更详细的是这一带的所有出名的地主：他们每人有多少农奴，他住处离这市有多么远，性情怎样，是不是常到市里来；他也细问了这地方的情形，省界内可有什么毛病或者时疫，如

红斑痧，天泡疮之类，他都问得很担心而且注意，也不象单是因为爱管闲事。这位绅士的态度，是有一点定规和法则的；连醒鼻涕也很响。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弄的，每一醒，他的鼻子就象吹喇叭一样。然而这看来并不要紧的威严，却得了侍者们的大尊敬，每逢响声起处，他们就把头发往后一摇，立正，略略低下头去，问道：“您还要用些什么呀？”吃完午膳，这绅士就喝一杯咖啡，坐在躺椅上。他把垫子塞在背后，俄国的客店里，垫子是不装绵软的羊毛，却用那很象碎砖或是沙砾的莫名其妙的东西的。他打呵欠了，叫侍者领到自己的房里，躺在床上，迷糊了两点钟。休息之后，他应了侍者的请求，在纸片上写出身分，名姓来，给他可以去呈报当局，就是警察。那侍者一面走下扶梯去，一面就一个一个的读着纸上的文字：“六等官保甫尔·伊凡诺维支·乞乞科夫，地主，私事旅行。”当侍者还没有读完单子的时候，保甫尔·伊凡诺维支·乞乞科夫却已经走出旅馆，到市上去逛去了，这分明给了他一个满足的印象；因为他发见了这省会也可以用别的一切省会来作比例的：最耀人眼的是涂在石造房子上的黄和木造房子上的灰色。房子有一层楼的，有两层楼的，也有一层半楼的，据本地的木匠们说，是这里的建筑，都美观得出奇。房子的布置，是或者设在旷野似的大路里，无边无际的树篱中；或者彼此挤得一团糟，却也更可以分明的觉得人生和活动。到处看见些几乎完全给雨洗清了的招牌，画着花卷，或是一双长统靴，或者几条蓝裤子，下面写道：阿小裁缝店。也有一块画着无边帽和无遮帽，写道：“洋商华希理·菲陀罗夫”的招牌。有的招牌上，是画着一个弹子台和两个打弹子的人，都穿着燕尾服，那衣样，就象我们的戏院里一收场，就要踱上台去的看客们所穿的似的。这打弹子人画得捏定弹子棒，正要冲，臂膊微微向后，斜开了一条腿，也好象他要跳起来。画下面却写道：“弹子房在此！”也有在街路中央摆起桌子来，卖着胡桃，肥皂，和看去恰如肥皂一样的蜜糕的。再远一点有饭店，挂出来的招牌上是一条很大的鱼，身上

插一把叉。遇见得最多的是双头鹰的乌黑的国徽，但现在却已经只看见简单明了的“酒店”这两个字了。石路到处都有些不大好。这绅士还去看一趟市立的公园，这是由几株瘦树儿形成的，因为看来好象要长不大，根上还支着三脚架，架子油得碧绿。这些树儿，虽然不过芦苇那么高，然而日报的《火树银花》上却写道：“幸蒙当局之德泽，本市遂有公园，遍栽嘉树，郁苍茂密，虽当炎夏，亦复清凉。”再下去是：“观民心之因洋溢之感谢而战栗，泪泉之因市长之热心而奔迸，即足见其感人之深矣”云，绅士找了警察，问过到教会，到衙门，到知事家里的最近便的路，便顺着贯穿市心的河道，走了下去。——途中还揭了一张贴在柱上的戏院的广告，这是豫备回了家慢慢的看的。接着是细看那走在木铺的人行道上的很漂亮的女人，她后面还跟着一个身穿军装，挟个小包的孩子。接着是睁大了眼睛，向四下里看了一遍，以深通这里的地势，于是就跑回家，后面跟着侍者，轻轻的扶定他，走上梯子，进了自己的房里了。接着是喝茶，于是向桌子坐下，叫点蜡烛来，从衣袋里摸出广告来看，这时就总是眯着他的右眼睛。广告却没有什可看的。做的是珂者蒲的诗剧，波普略文先生扮罗拉，沙勃罗瓦小姐扮珂罗。别的都是些并不出名的脚色。然而他还是看完了所有的姓名，一直到池座的价目，并且知道了这广告是市立印刷局里印出来的；接着他又把广告翻过来，看背后可还有些什么字。然而什么也没有，他擦擦眼睛，很小心的把广告迭起，收在提箱里，无论什么，只要一到手，他是一向总要收在这里面的。据我看来，白天是要以一盘冷牛肉，一杯柠檬汽水和一场沉睡收梢了，恰如我们这俄罗斯祖国的有些地方所常说的那样，鼾声如雷。——

第二天都化在访问里。这旅客遍访了市里的大官。他先到知事那里致敬，这知事不肥也不瘦，恰如乞乞科夫一样制服上挂着圣安娜勋章，据人说，不远就要得到明星勋章了；然而是一位温和的老绅士，有时还会自己在绢上绣花。其次，他访检事，访审判厅长，

访警察局长，访专卖局长，访市立工厂监督……可惜的是这世界上的阔佬，总归数不完，只好断定这旅客对于拜访之举，做得很起劲就算：他连卫生监督 and 市的建筑技师那里，也都去表了敬意。后来他还很久的坐在篷车里，计算着该去访问的人，但是他没有访过的官员，在这市里竟一个也想不出来了。和阔人谈话的时候，他对谁都是恭维。看见知事，就微微的露一点口风，说是到贵省来，简直如登天堂，道路很出色，正象铺着天鹅绒一样；又接着说，放出去做官的都是贤明之士，所以当轴是值得最高的赞颂和最大的鉴识的。对警察局长，他很称赞了一通这市里的警察，对副知事和审判厅长呢，两个人虽然还不过五等官，他却在谈话中故意错叫了两回“大人”，又很中了他们的意了。那结果是，知事就在当天邀他赴自己一家里的小夜会；别的官员们也各各招待他，一个请吃中饭，别个是玩一场波士顿或者喝杯茶。

关于自己，这旅客回避着多谈。即使谈起来，也大抵不著边际。他显着惊人的谦虚，这之际，他的口气就滑得象背书一样，例如：他在这世界上，不过是无足重轻的一条虫，并没有令人注意的价值。在他一生中，已经经历过许多事，也曾为真理受苦，还有着不少要他性命的敌人。现在他终于想要休息了，在寻一块小地方，给他能够安静的过活。因此他以为一到这市里，首先去拜谒当局诸公，并且向他们表明他最高的敬意，乃是自己的第一义务云。市民对于这忙着要赴知事的夜会的生客所能知道的，就只有这一点。那赴会的准备，却足足费了两点钟，这位客人白天里的专心致志的化妆，真是很不容易遇见的。午后睡了一下，他就叫拿脸盆来，将肥皂抹在两颊上，用舌头从里面顶着，刮了很久很久的时光。于是拿过侍者肩上的手巾，来擦他的圆脸，无处不到，先从耳朵后面开头，还靠近着侍者的脸孔，咕咕的哼了两回鼻子。于是走到镜面前，套好前胸衣，剪掉两根露出的鼻毛，就穿上了越橘色的红红的闪闪的燕尾服。他这样的化过装，即走上自己的篷车，在只从几家

窗户里漏出来的微光照着的很阔的街道上驰过去。知事府里，却正如要开夜会一样，里面很辉煌，门口停有点着明灯的车子，还站着两个宪兵。远处有马夫们的喊声；总而言之，应有尽有。当乞乞科夫跨进大厅的时候，他不得不把眼睛细了一下子，因为那烛，灯，以及太太们的服饰的光亮，实在强得很。无论什么都好象浇上了光明。乌黑的燕尾服，或者一个，或者一群，在大厅里蠢动，恰如大热的七月里，聚在白糖块上的苍蝇，管家婆在开着的窗口敲冰糖，飞散着又白又亮的碎片：所有的孩子们都围住地，惊奇的尽看那拿着槌子的善于做事的手的运动，苍蝇的大队驾了轻风，雄赳赳地飞过来，仿佛它们就是一家之主，并且利用了女人的近视和眩她眼睛的阳光，就这边弄碎了可口的小片，那边撒散了整个的大块。丰年的夏天，吃的东西多到插不下脚，它们飞来了却并不是为了吃，只不过要在糖堆上露脸，用前脚或后脚彼此摩一摩，在翅子下面去擦一擦，或者张开两条前脚，在小脑袋下面搔一搔，于是雄赳赳的转一个身，飞掉了，却立刻从新编成一大队，又复飞了回来。乞乞科夫还不及细看情形，就被知事拉着臂膀，去介绍给知事夫人了。当此之际，这旅客也不至于胡涂：他对这太太说了几句不亢不卑，就是恰合于中等官阶的中年男子的应酬话。几对跳舞者要占地方，所有旁观的人们只好靠壁了，他就反背着两只手，向跳舞者很注意的看了几分钟。那些太太们大都穿得很好，也时式，但也有就在这市里临时弄来应急的。绅士们也象别处一样，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很瘦，始终盯着女人；有几个还和彼得堡绅士很难加以区别；他们一样是很小心的梳过胡子，须样一样是很好看，有意思，或者却不过漂亮而已，一张刮得精光的鸡蛋脸，也一样是拼命的跟着女人，法国话也说得很好，使太太们笑断肚肠筋，也正如在彼得堡一样。别一类是胖子，或者象乞乞科夫那样的，不太肥，然而也并不怎么瘦。他们是完全两样的，对于女人，不看，避开，只在留心着知事的家丁，可在什么地方摆出一顶打牌的绿罩桌子来没有。他们的脸

都滚圆、胖大，其中也有有着疣子或是麻点的；他们的发样既不挂落，也不卷缩，又不是法国人的 *à la Diablem' emporte* 式，头发是剪短的，或者梳得很平，他们的脸相因此就越加显得滚圆、威武。这都是本市的可敬的大官。唉唉！在这世界上，胖子实在比瘦子会办事。瘦子们的做官大抵只靠着特别的嘱咐，或者不过充充数，跑跑腿；他们的存在轻得很，空气似的，简直靠不住。但胖子们是不来占要路的旁边之处的，他们总是抓住紧要的地位，如果坐下去，就坐得稳稳当当，使椅子在他们下面发响，要炸，但他们还是处之泰然。他们不喜欢好看的外观，燕尾服自然不及瘦子们的做得好，但他们的钱柜子是满满的，还有上帝保佑。只要三年，瘦子就没有一个还未抵债的农奴了，胖子却过得很安乐，看罢——忽然在市边的什么地方造起一所房子来了，是太太出面的，接着又在别的市边造第二所，后来就在近市之处卖一块小田地，于是是连带一切附属东西的大村庄。凡胖子，总是在给上帝和皇上出力，博得一切尊敬之后，就辞职下野，化为体面的俄罗斯地主，弄一所好房子，平安地，幸福地，而且愉快地过活的。但他的瘦子孙却又会遵照那很好的俄罗斯的老例，飞毛腿似的把祖遗产花得一干二净。我们的乞乞科夫看了这一群，就生出大概这样的意思来，是瞒也瞒不过去的，结果是他决计加入胖子类里去，这里有他并不陌生的脸孔：有浓黑眉毛的检事，常常眯着左眼，仿佛是在说：“请您到隔壁的房里来，我要和您讲句话”——但倒是一个认真、沉静的人。有邮政局长，生得矮小，但会说笑话，又是哲学家；还有审判厅长，是一个通世故，惬人心的绅士——他们都象见了老朋友似的欢迎他，乞乞科夫却只招呼了一下，然而也没有失礼貌。在这里他又结识了一个高雅可爱的绅士，是地主，姓叫玛尼罗夫的，以及一个绅士梭巴开维支，外观有些鲁莽，立刻踏了他一脚，于是说道“对不起。”人们邀他去打牌，他照例很规矩的鞠一鞠躬，答应了。大家围着绿罩桌子坐下，直到夜膳时候还没有散。认真的做起事来，就话也不

说了，这是什么时候全都这样的。连很爱说话的邮政局长，牌一到手，他的脸上也就显出一种深思的表情，用下唇裹着上唇，到散场都保持着这态度，如果打出花牌来，他的手总是在桌子上使劲的一拍，倘是皇后，就说：“滚，老虔婆！”要是一张皇帝呢，那就叫道：“滚你的丹波夫庄稼汉！”但审判厅长却回答道：“我来拔这汉子的胡子罢！我来拔这婆娘的胡子罢！”当他们打出牌来的时候，间或也漏些这样的口风：“什么：随便罢，有钻石呢！”或者不过说：“心！心儿！毕克宝宝”，或者是“心仔，毕婆，毕佬！”或者简直叫作“毕鬼”。这是他们一伙里称呼大家压着的牌的名目。打完之后，照例是大声发议论，我们的新来的客人也一同去辩论，但是他有分寸，使大家都觉得他议论是发的，却总是灵活得有趣。他从来不说：“您来呀……”说的是“请您出手……”或者“对不起，我收了您的二罢”之类。倘要对手高兴，他就递过磁釉的鼻烟壶去，那底里可以看见两朵紫罗兰，为的是要增加些好香味。我们的旅客以为最有意思的，是先前已经说过的两位地主，玛尼罗夫和梭巴开维支。他立刻悄悄的去向审判厅长和邮政局长打听他们的事情。看起他所问的几点来，就知道这旅客并非单为了好奇，其实是别有缘故的，因为他首先打听他们有多少农奴，他们的田地是什么状态；然后也问了他们的本名和父称。不多工夫，他就把他们俩笼络成功了。地主玛尼罗夫年纪并不大，那眼睛却糖似的甜，笑起来细成一条线，佩服他到了不得。他握着他的手，有许多工夫，一面很热心的请他光临自己的敝村，并且说，那村，离市栅也不过十五维尔斯他，乞乞科夫很恭敬的点头，紧握着手，说自己不但以赴这邀请为莫大的荣幸，实在倒是本身的神圣的义务。梭巴开维支却说得很简洁：“我也请您去。”于是略一弯腰，把脚也略略的一并，他穿着大到出人意外的长靴，在俄国的巨人和骑士已经死绝了的现在，要寻适合于这样长靴的一双脚，恐怕是很不容易的了。

第二天，乞乞科夫被警察局长过去吃中饭并且参加夜会了。饭

后三点钟，大家入座打牌，一直打到夜两点。这回他又结识了一个地主罗士特来夫，是三十岁光景的爽直的绅士，只讲过几句话，就和他“你”“我”了起来。罗士特来夫对警察局长和检事也这样，弄得很亲热；但到开始赌着大注输赢的时候，警察局长和检事就都留心他吃去的牌，连他打出来的，也每张看着不放松了。次日晚上，乞乞科夫在审判厅长的家里，客人中间有两位是太太，主人却穿着有点脏了的便衣来招呼。后来他还赴副知事的夜餐，赴白兰地专卖局长的大午餐会和检事的小小的午餐会，但场面却和大宴一样；终于还被市长邀去赴他家里的茶会去了，这会的费用，也不下于正式的午餐。一句话，他是几乎没有一刻工夫在家里的，回到旅馆来，不过是睡觉。这旅客到处都相宜，显得他是很有经验很通世故的人物，每逢谈天，他也总是谈得很合拍的；说到养马，他也讲一点养马；说到好狗，他也贡献几句非常有益的意见；讲起地方审判厅的判决来罢——他就给你知道他关于审判方面，也并非毫无知识，讲到打弹子——他又打得并不脱空；一谈到道德，——他也很有见识，眼泪汪汪的谈道德；讲到制造白兰地酒呢，他也知道制造白兰地酒的妙法——或者讲到税关稽查和税关官吏罢——他也会谈，仿佛他自己就做过税关官吏和税关稽查似的。但在谈吐上，他总给带着一种认真的调子，到底一直对付了过去，却实在值得惊叹的。他说得不太响，也不太低，正是适得其当。总而言之：无论从那一方面看，他从头到脚，是一位好绅士。所有官员，都十分高兴这新客的光临。知事说他是好心人——检事说他是精明人——宪兵队长说他有学问——审判厅长说他博学而可敬——警察局长说他可敬而可爱，而警察局长太太则说他很可爱，而且是知趣的人。连不很说人好话的梭巴开维支，当他在夜间从市里回家，脱掉衣服，上床躺到他那精瘦的太太旁边去的时候，也就说：“宝贝，今天我在知事那里吃夜饭，警察局长那里吃中饭，认识了六等官保甫尔·伊凡诺维支·乞乞科夫：一个很好的绅士！”他的太太说了一声“噙”

并且轻轻的蹬了他一脚。

对于我们的客人的，这样的夸奖的意见，在市里传布，而且留存了，一直到这旅客的奇特的性质，以及一种计划，或是乡下人之所谓“掉枪花”，几乎使全市的人们非常惊疑的时候。关于这，读者是不久就会明白的。

第二章

这客人在市里住了一礼拜以上了，每天是吃午餐，赴夜会，真是所谓度着快乐的日子。终于他决心要到市外去，就是照着约定，去访问那两位地主，玛尼罗夫和梭巴开维支了。但他的下了这决心，似乎骨子里也还有别的更切实的原因，更要紧的事故……但这些事，读者只要耐心看下去，也就自然会慢慢的明白起来的，因为这故事长得很，事情也越拉越广，而且越近收场，也越加要紧的缘故。马夫绥里方得到吩咐，一早就在那篷车上驾起马匹来；彼得尔希加所受的却是留在家里，守着房子和箱子的命令。就在这里把我们的大脚色的两个家丁，给读者来介绍一下，大约也不算多事的罢。当然，他们俩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仅仅是所谓第二流或者第三流的人们，而且这史诗的骨干和显著的展开，也和他们无关，至多也不过碰一下，或者带一笔；——但作者是什么事都极喜欢精细的，他自己虽然是一个很好的俄国人，而审慎周详却象德国人一样。但也用不着怎么多的时光和地方，读者已经知道，例如彼得尔希加，是穿着他主人穿旧的不合身的灰色常礼服，而且有着奴仆类中人无不如此的大鼻子和厚嘴唇的，这以外，也没有加添什么的必要了。至于性质，是爱沉默，不爱多言，还有好学的高尚的志向，因为他在拼命的读书，虽然并不懂得内容是怎样：“情爱英雄冒险记”也好，小学的初等读本或是祷告书也好，他完全一视同仁——都一样的读得很起劲；如果给他一本化学教科书，——大约也不会

不要的。他所高兴的并非他在读什么，高兴的是在读书，也许不如说，是在读下去，字母会拼出字来，有趣得很，可是这字的意义，却不懂也不要紧。这读书，是大抵在下房里，躺在床上的棉被上面来做的，棉被也因此弄得又薄又硬，象蛋饼一样。读书的热心之外，他还有两样习惯，也就是他这人的两个特征，他喜欢和衣睡觉，就是睡的时候，也还是穿着行立时候所穿的那件常礼服，还有一样是他有一种特别的臭味，有些象卧房的气味，即使是空屋，只要他搭起床来，搬进他的外套和随身什物去，那屋子就象十年前就已经住了人似的了。乞乞科夫是一位很敏感的，有时简直可以说是很难服侍的主子，早上，这臭味一扑上他灵敏的鼻子来，他就摇着头，呵斥道：“该死的，昏蛋！在出汗罢？去洗回澡！”彼得尔希加却一声也不响，只管做他的事；他拿了刷子，刷刷挂在壁上的主人的燕尾服，或者单是整理整理房间。他默默的在想什么呢？也许是在心里说：“你的话倒也不错的！一样的话说了四十遍，你还没有说厌吗……”家丁受了主人的训斥，他在怎么想呢，连上帝也很难明白的。关于彼得尔希加，现在也只能说述他这一点点。

马夫绥里方却是一个完全两样的人……但是，总将下流社会来介绍给读者，作者却实在觉得过意不去，因为他从经验，知道读者们是很不喜欢认识下等人的。俄国人：倘使见着比自己较高一等的人，就拼命的去结识，和伯爵或侯爵应酬几句，也比和彼此同等的人结了亲密的友谊更喜欢。就是本书的主角不过是一个五等官，作者也担心得很。假使是七等官之流，那也许肯去亲近的罢，但如果是已经升到将军地位的人物——上帝知道，可恐怕竟要投以傲然的对于爬在他脚跟下的人们那样的鄙夷不屑的一瞥了，或者简直还要坏，即是置之不理，也就制了作者的死命。但纵使这两层怎么恼人，我们也还得回到我们的主角那里去。他是先一晚就清清楚楚的发过必要的命令的了，一早醒来，洗脸，用湿的海绵从头顶一直擦到脚尖，这是礼拜天才做的——但刚刚凑巧，这一天正是礼拜天

——于是刮脸，一直刮到他的两颊又光又滑象缎子，穿起那件闪闪的越橘色的燕尾服，罩上熊皮做的大外套，侍者扶着他的臂膊，时而这边，时而那边，走下楼梯去；他坐上马车，那车就格格地响着由旅馆大门跑出街上去。过路的牧师脱下帽子来和他招呼；穿着齷齪小衫的几个野孩子伸着手，“好心老爷呀，布施点我们可怜的孤儿罢！”的求乞。马夫看见有一个总想爬上车后面的踏台来，就响了一声鞭子，马车便在石路上碰撞着跑远了。远远的望见画着条纹的市栅，这高兴是不小的，这就是表示着石路不久也要和别的各种苦楚一同完结。乞乞科夫的头再在车篷上重重的碰了几回之后，车子这才走到柔软的泥路上。一出市外，路两边也就来了无味而且无聊的照例的风景：长着苔藓的小土冈，小的枞林，小而又低又疏的松林，焦掉的老石楠的干子，野生的杜松，以及诸如此类。间或遇见拖得线一般长的村落。那房屋的造法，仿佛堆积着旧木柴。凡有小屋子，都是灰色的屋顶，檐下挂着雕花的木头的装饰，那样子，好象手巾上面的绣花。几个穿羊皮袍子的农夫，照例的坐在门口的板凳上打呵欠。圆脸的束胸的农妇，在从上面的窗口窥探；下面的窗口呢，露出小牛的脸或者乱拱着猪子的鼻头。一言以蔽之：千篇一律的风景。走了十五维尔斯他之后，乞乞科夫记得起来了，照玛尼罗夫的话，那庄子离这里就该不远了；但又走过了第十六块里程碑，还是看不见象个村庄的处所。假使在路上没有遇见两个农夫，恐怕他们是不会幸而达到目的地的。听得有人问萨玛尼罗夫村还有多么远，他们都脱了帽，其中的一个，显得较为聪明，留着尖劈式胡子的，便回答道：“您问的恐怕是玛尼罗夫村，不是萨玛尼罗夫村罢？”

“哦哦，是的，玛尼罗夫村。”

“玛尼罗夫村！你再走一维尔斯他，那就到了，这就是，你只要一直的往右走。”

“往右？”马夫问道。

“往右，”农夫说，“这就是上玛尼罗夫村去的路呀。一定没有萨玛尼罗夫村的。它的名子叫作玛尼罗夫村。萨玛尼罗夫村可是什么地方也没有的。一到那里，你就看见山上有一座石头的二层楼。就是老爷的府上。老爷就住在那里面。这就是玛尼罗夫村。那地方，萨玛尼罗夫村可是没有的，向来没有的。”

驶开车，寻玛尼罗夫村去了。又走了两维尔斯他，到得一条野路上。于是又走了两，三，以至四维尔斯他之远，却还是看不见石造的楼房。这时乞乞科夫记起了谁的话来，如果有一个朋友在自己的村庄里招待我们，说是相距十五维尔斯他，则其实是有三十维尔斯他的。玛尼罗夫村为了位置的关系，访问者很不多。邸宅孤另另的站在高风上，只要有风，什么地方都吹得着。冈子的斜坡上，满生着剪得整整齐齐的短草；其间还有几个种着紫丁香和黄刺槐的英国式的花坛。五六株赤杨处处簇作小丛，扬着它带些小叶的疏疏的枝杪。从其中的两株下面，看见一座蓝柱子的绿色平顶的圆亭，匾上的字是“静观堂”；再远一点，碧草丛中有一个池子，在俄国地主的英国式花园里，这是并不少见的。这岗子的脚边，沿着坡路，到处闪烁着灰色的小木屋，不知道为什么，本书的主角便立刻去数起来了，却有二百所以上。这些屋子，都精光的站着，看不见一株小树或是一点新鲜的绿色；所见的全是粗大的木头。只有两个农妇在给这村落风景添些活气，她们象图画似的撩起了衣裙，池水浸到膝弯，在拉一张缚在两条木棍上头的破网，捉住了两只虾和一条银光闪闪的鲑鱼。她们仿佛在争闹，彼此相骂着似的。旁边一点，松林远远地显着冷静的青苍。连气候也和这风景相宜，天色不太明，也不太暗，是一种亮灰的颜色，好象我们那平时很和气，一到礼拜天就烂醉了的卫戍兵的旧操衣。来补足这幅图画的豫言天候的雄鸡，也并没有缺少。它虽然为了照例的恋爱事件，头上给别的雄鸡们的嘴啄了一个几乎到脑的窟窿，却依然毫不措意，大声的报着时光，拍着那撕得象两条破席一般的翅子。当乞乞科夫渐近大门的时